



晉天福五年

春二月晉北都留守安彥威入

朝

對今日陛下臣何屈生之故晉主悅厚

楚平羣蠻立銅

柱於溪州

伏波之後以銅五斤於上為伏溪州

楚平羣蠻立銅

廣州子徵側反光武拜馬立銅柱為漢之極西界

唐康化節度使楊璉卒

故州今自希範亦鑄之

唐康化節度使楊璉卒

主追封謚曰醉

唐康化節度使楊璉卒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却之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吳軒精業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相遺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皆募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不建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建皆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相遺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皆募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不建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建皆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相遺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皆募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不建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建皆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相遺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皆募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不建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建皆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相遺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皆募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不建

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

唐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
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司馬
將以謝命者將也士卒而既之斯可矣何必康民以資
秋七月閩王曦城福州西郭度僧萬人

避重賦多為僧者晉贈買仁沼桑千等官誅龐守
榮於安州金全之意至是溫不從而安州副都指揮使
誅守榮於安州金全之意至是溫不從而安州副都指揮使

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弟延光請歸河陽私
而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從之臣
入敵國恒早除之其不請殺延光居西京從之臣延光

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請殺延光居西京從之臣延光
你死晉主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于河子賜我
光遠之彌不其故憚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

奏諸州倉糧於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曰法晉罷翰
外諸州倉糧於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曰法晉罷翰
林學士而罷之併其職於中書舍人晉以楊光遠

為平盧節度使魏光遠入朝帝欲從之他鎮謂光遠曰
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
州胡兵曰信者帝王之罪大寶石祖既許入朝數以以
光遠擅殺之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入朝數以以

祖矣冬十月晉加吳越王元瓘尚書令○唐大
赦言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唐主如江都唐主如江都
鄉陳竟以私憾奏秦州刺史褚仁規晉以閩王曦為

閩國王
晉天福六年是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歲凡五國三鎮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若其貪虐思
歸中國成德節度使來讓晉閩以王延政為富沙土

奔契丹大怒遣使還故土晉閩以王延政為富沙土
主遣兵逐之使還故土晉閩以王延政為富沙土
請於閩王曦政欲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日鎮武

而稱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日鎮武
而稱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日鎮武
而稱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日鎮武

而稱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日鎮武
而稱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日鎮武
而稱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日鎮武

張式

彦澤故流式從而讒殺其子式懼謝病去彦澤怒射之左右素惡

支式恐致不測晉商州不彦澤遣使詣關求之且曰彦澤不得張

遣使如晉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

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數十年然

亦安矣又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舊疆唐主曰吾民

許不集覽分土注見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

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榮臣契丹見其

潛遣人殺之契丹掠幽州南境上表稱謝六月重榮執契

契丹使沙陁各帥部眾歸附晉共擊契丹契丹告牌言為虜

契丹勿自起釁端具如天契丹人竭中難國以違拒願早決計承

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大梁泰寧節度使丹決無厭之虜又

之新待冠兵多則饋運無繼則我地無復遺民契丹則彼至

臣恐禁衛之疲於奔命鎮定之我地無復遺民契丹則彼至

安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濟其可妄動乎契丹則彼至

後患愈重萬一信誓甚著彼無間濟其可妄動乎契丹則彼至

動必戰焉武吏功臣過辱姑息不知矣胡氏曰重榮臣願力將

是也似正不獲命而見卿幸以杜醉醒矣胡氏曰重榮臣願力將

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不能釋位而己矣胡氏曰重榮臣願力將

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極乎不足尚也

使之名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極乎不足尚也

年唐突厥東突厥西突厥也

年唐突厥東突厥西突厥也

集覽

契丹

堂中謀注見天福二年潘屏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謂中謀注見天福二年潘屏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

司徒楊沂豐與之親善下獄族誅自是宗族殺其子於泉州

誅發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諸朝堂極諫職曰老物

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後无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

厚不能足貨諸省務錢以足怒斲棺斷其屍棄水中

及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注見陳宣帝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

太安重禁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

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用僧執而答之知遠至首召其僧命

遺坐慰諭贈**集覽**贅婿男附女家謂之贅婿說文男無聘

傳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贅婿言為贅婿前漢賈誼

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自贅於妻家為贅婿前漢賈誼

取署火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勸唐主乘弊

覽音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言之且謂其乏

閩王曦自稱大閩皇

吳越府署火

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

我相重威所至驥貨民多也

二相重威所至驥貨民多也

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劉知遠此亡國之木也

聖他日以契州善任寇維翰無權而先薦杜重威復晉祖使然也

宰相以知人善任寇維翰無權而先薦杜重威復晉祖使然也

晉主如鄴都

此用而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吾致富貴吾不

猶榮日何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吾致富貴吾不

乃忘節度使之無取後海重榮得詔使與之通謀

東道節度使之無取後海重榮得詔使與之通謀

穆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

後事卒內衙指揮使戴厚元瓘養子弘忠厚疾察內

告事卒內衙指揮使戴厚元瓘養子弘忠厚疾察內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遺命承制以弘殺之廢弘使復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

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然則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不能欺然則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其境內對曰十年不能欺然則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

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劉知遠遣劉

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褙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或曰勇惟

曹當自知安部之且使謂承福曰重榮已割爾曹隸契乃可

悔無及矣承福懼帥眾歸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無歸

表領大節度使安重榮歸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無歸

嘗使契必亦不附安重榮歸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無歸

居漢離石邑後周魏置嵐州石本戰國本胡樓煩王所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聞變則書諸將名

遣擊之從之進一月從進率兵重貴遣高行之從進至筠

山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唐定田統唐主性節用缺益

事者則寢於青葛帷左三年使令遣使老醜宮人服飾類

稅錢為率至其平允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晷賦自江都

不復宴樂頰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爲然今春以來羣

外論中集覽西面也按音管又音灌下孟反巡親也十二

月荆南湖南會稽師討襄州○晉安重榮反晉

遣杜重威擊敗之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

命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寅壬

之據下書安重榮伏誅此擊敗當作討破

漢主龔更名龔

漢主龔更名龔

鎮州安重榮伏誅

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

春正月晉師入

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

晉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

晉以

王周為彰義節度使

唐以宋

唐以宋

齊丘知尚書省尋罷之

齊丘知尚書省尋罷之

以陳延暉為涼州節度使

以陳延暉為涼州節度使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為龍武大將軍

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還至陝獲二將楊斌乘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釋不問四月張式與彥澤所獻馬百匹言楊洪所肆以被屠由性下夫歲送張式無彥澤所獻馬百匹致彥澤動心一為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罪法以瀕洗聖曾不其動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瀕洗聖德疏奏留彥澤刑部郎中李壽等伏閣極論彥澤罪法以瀕洗聖切至救彥澤刑部郎中李壽等伏閣極論彥澤罪法以瀕洗聖伏閣奏請論如法晉主怒連叱之濤面諭之濤曰笏前已許彥澤不聲色俱厲晉主許彥澤起入禁中既而不知范延漢主龔光死濤安在晉主許彥澤起入禁中既而不知范延漢主龔王翻謀出弘度驕恣少子越弘昌會崇文止龔為益人辨察多其事訪之益曰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刑多摧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灸烹熬之法或毒蛇以士以罪人為子孫計故之專任宦者由是其國宦者大盛及祖弘人度即位更為子孫計故之專任宦者由是其國宦者大盛及祖弘人推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

故也宦者無父何以知忠厚之道而能為長慈無父子慈
變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慈無父子慈
唐以宋齊立為鎮南節度使

問之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立遣壽王景遂勞
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于朕今陛下三公
亦足矣齊立曰臣為遊客時陛下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
詔謝之曰朕之編性子高所知道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
齊立鎮洪州本漢豫章郡也隋文帝以洪崖所居因
洪州置洪州宋孝宗隆興府今改隆崖作龍字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
重睿出拜之及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
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始用事禁人
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
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
知遠由是怨胡氏曰晉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盡明
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為如何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

州兵於尤口○晉以景延廣為侍衛都指揮使

○漢循州盜張遇賢起討之不克

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其奉遇賢稱王改元
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
遣越王弘昌遇賢年少無他方略不利為賊所圍指揮使陳
道辛等力戰救之得免東

之安從進伏誅

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乎與指揮使

子繼柔

昇元條

以余廷英同平章事

屬吏廷英獻買宴錢萬緡贖錢於李后乃遣見歸泉州自是諸

州皆復召廷英為后物未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

先盛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

鹽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者眾不若聽民自

而難於變前法及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

二月閏以李仁遇同平章事仁遇少美姿容得幸於

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斬之吏不取殺繫獄中明日

或曰長維大職然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德晉元年福八年漢主晟乾和元年璟保大元年殷凡六國三鎮

還東京晉主之初即位也天福八年重立春二月晉主

晉帝還京慶然猶與契丹擊晉之契丹主頌然度晉主趙延壽

事入而論延東廣然猶與契丹擊晉之契丹主頌然度晉主趙延壽

好乃與虜人端公皆不能謀將帥有誤意君德荒穢其守身力

其君乃與虜人端公皆不能謀將帥有誤意君德荒穢其守身力

而內君乃與虜人端公皆不能謀將帥有誤意君德荒穢其守身力

以可親嗣宋得志於北秋矣唐主昇殂開唐城之義姑守身力

女事子何往得為嗣樂器大怒數日辨之方士過景暉之常事

下尚馮未何道可暴致怒平有對論王性平治心與所賜齊治

郎中馮未何道可暴致怒平有對論王性平治心與所賜齊治

結營馮未何道可暴致怒平有對論王性平治心與所賜齊治

文章馮未何道可暴致怒平有對論王性平治心與所賜齊治

王章馮未何道可暴致怒平有對論王性平治心與所賜齊治

試章馮未何道可暴致怒平有對論王性平治心與所賜齊治

能如欲公以談書侍齊王鮑喜對論王性平治心與所賜齊治

道率等皆受
賞賜甚厚
道率等皆受
賞賜甚厚
道率等皆受
賞賜甚厚

殷削其平章事潘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承祐官爵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

漢主晟殺其弟弘杲

閩主曦殺其校書郎陳光逸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

吳越聚其都監使章德安於處州

唐主立其弟景

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

九月晉主尊其母安

晉執契丹

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

氏為太妃

契丹

所日無志先負契來

門自守東門契形主自攻貝州密悉力拒之燒其攻貝且
萬人晉以高行周為部署與唐王救齊王景遂參
符彥卿皇甫遇等將兵禦之

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主決欲傳位於於齊燕二王翰林
以擅權請救齊王景遂參決無政已等因之欲隔絕中外
上疏論非召對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來見曰臣事先帝
三即年觀其延接疎遠致與羣臣謝絕情猶有見不通者陛下
新色因涕泗者向人而頓悟遠收前救下唐主於宮中復奉
樓召侍臣觀之及景陽樓耳唐主怒於於州觀察使孫
故對曰臣以此不日及景陽樓耳唐主怒於於州觀察使孫
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嚴乎非今日有他志防邪命之際
延已之徒謀之唐之良臣非其生及階也而蕭朝也特以幾危
社稷之言為過矣亦賢乎能不

集覽
下無井蓋謂陳後主景陽樓
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之因各賜井井隋後主景陽樓
臺城內千福院有石池言是景陽井有金陵覽古曰
古石井欄其上列字惟戒此二字可辨

晉主自將次

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契丹

持書遣契丹契丹已屯新都不得通而返以景延廣為御
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
廣乘勢使陽晉主陵侮諸將契丹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
丹至黎陽晉主陵侮諸將契丹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
劉知遠與陽晉主陵侮諸將契丹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
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使於黎陽
復遣譯者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王於秀容去

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
情引契丹自馬家口再榮
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契丹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高
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契丹主命從弟晉遣李守貞高
遇梁漢章薛懷讓將兵萬人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高
分地而守無得相救石公霸於威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

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
情引契丹自馬家口再榮
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契丹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高
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契丹主命從弟晉遣李守貞高
遇梁漢章薛懷讓將兵萬人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高
分地而守無得相救石公霸於威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

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並誦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
馬家口契丹度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散兵於其外餘兵數萬
拔而契丹度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散兵於其外餘兵數萬
哭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契丹斬亦數千人晉兵西進其壘
發怒戮力爭奮集覽曰反苦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
憤怒戮力爭奮集覽曰反苦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

侵契丹以救晉 ○晉百官奏請其主聽樂不許晉主
樂平不進 ○晉百官奏請其主聽樂不許晉主

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及百官表請聽樂則詔不許楊光
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及百官表請聽樂則詔不許楊光

遠圍晉棣州大敗走還 ○二月契丹寇晉澶州
遠圍晉棣州大敗走還 ○二月契丹寇晉澶州

不克引還 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
不克引還 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

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不敢前不如此即其城下四合晉軍悉在河
上則天定矣契丹不敢前不如此即其城下四合晉軍悉在河
梁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哺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
兵當軍而高行周與戰自午至哺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
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其多也

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閩指揮使朱文
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閩指揮使朱文
光武二年 漢主晟殺其弟越王弘昌 ○閩指揮使
光武二年 漢主晟殺其弟越王弘昌 ○閩指揮使

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為
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為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
晉籍鄉兵 每七戶共出一兵
晉籍鄉兵 每七戶共出一兵

其不救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
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為侍
使分道括率民財

封劍以長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道括率民財復遣
懼求既無此州縣吏復因緣為奸河南府出緝家大小驚
景延廣率三十七方留守判官盧億曰公位兼將相富貴
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
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
命兖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洽樓堞為各率民財以
實弘藏括率使至賊緝錢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於

青州契丹救之不克○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
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
為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
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州河決發民塞之
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
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
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晉主乃止

晉以折從遠為府州團練使
初高祖割地以賂契丹
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
之及晉與契丹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
徐台符李滸范質為學士
秋八

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
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桑維翰兩乘朝政出揚光遠景

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略朔方節度使馮暉曰
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李士使為答詔曰
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後鄉內
地受代亦須高材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咨請輻湊維
翰隨事裁決初若未經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熟議之亦
終不能易也晉主然頗任愛憎恩必報人亦以是少之契丹

謂所親曰大原殊不助朕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
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憂色謂知遠亦知見山但慎
自守而已郭威見馬知遠制勤按權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
資也何憂乎郭威曰宰制運勤據權之則習軍旅此霸王之
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禁杜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善翰不
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禁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此失之

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爾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啓上心解崧之意如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豈朱文進稱藩于晉晉以為閩國王○晉

置鎮寧軍於澶州○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

閩泉州牙將留從効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

紹頗傳首建州泉州散員指揮使留從効謂同列曰朱

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

餘愧眾以為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斂於從効

之諸君從効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且至矣衆皆踊躍操

陣亦函紹頗首執紹頗斬之從効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

進皆為都指揮使洪十二月晉師圍泉州楊光遠之

子承勳劫其父以降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

光遠遙指首於後丹曰皇帝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

進唐遣兵攻殷殷遣兵討朱文

遣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戰大破之殷主延政

翰林李士城循與極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

晉多以為山川為文徽獨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邊鎬為行

營都虞侯將兵從文徽伐殷中蓋竹聞泉州漳汀降于

殷退保建陽循中郡武郡武民執循送建州斬之

月晉李守貞殺楊光遠命難於以頭誅承勳守貞以諸子歸

從車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素契丹是聞也既而承勳除汝州

禦使胡氏曰光遠承勳以義迫其父開門何安無乃被圍

失正亦其情實反矣既被殺而己承勳於心何安無乃被圍

元為劫降之計及喪則君三年不呼禮也宋史高之可以弁冕服起

集覽

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

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

二千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
口晉取泰州復擁眾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文當至威
等懼退至晉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之戰逐比山諸軍力
人馬出塞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中起營中掘井輒人馬
兵渴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四面助其勢
角而告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李守貞曰彼眾
請出戰杜威曰多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我若寡
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我若寡
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與賊戰使張彥澤召諸將問
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賊戰宜出其甚若俟風回吾
虜矣敵謂我軍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甚若俟風回吾
乃與彥澤元福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兵
至契丹却步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
橫擊契丹却步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
下馬步兵盡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二十餘里車
走

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擊追之杜威揚
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
足重難杖其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引歸晉主亦遣大梁
軍失利杖其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引歸晉主亦遣大梁
徒也故窮寇勿追而擊之太宗諸軍引歸晉主亦遣大梁
取已契丹之待陽城之敗非偽追而師之或遇或緩計成
分道躡之待陽城之敗非偽追而師之或遇或緩計成
其入寇之良圖也秦州驛臨黃府在長秦東燕京東北
策尚不知乎為秦州驛臨黃府在長秦東燕京東北
況奚左傳襄二之車鐵鷲軍號義取堅剛鷲也鬼東東
年簡左傳襄二之車鐵鷲軍號義取堅剛鷲也鬼東東
昭八年簡左傳襄二之車鐵鷲軍號義取堅剛鷲也鬼東東
者何簡車徒也晉復以鄴都為天雄軍閩兵

攻福州不克

閩張漢真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

於殿上噴水散豆門力戰執漢真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略
事使黃仁諷水散豆門力戰執漢真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略
人使之所以為人也西門陳繼珣也北門李仁達自判六
問之非忠也人以有忠信仁義也與吾頃嘗有功於沙
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仁也與吾頃嘗有功於沙
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
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仁也與吾頃嘗有功於沙

丈夫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五月晉順

仁達聞之使人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國節度使杜威入朝威久鎮恒州數十年威竟不出

卒契丹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威見所部殘弊為衆所怨

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曰威維翰自是

足疾辭位以閩李仁達殺卓巖明稱藩于唐仁達

乃教軍士突前刺殺巖明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於晉

使賜名弘義度六月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

以騎兵四千人粟十萬斛勿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晉主

主賜白求天雄節威又令公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牙隊而

如契丹契丹亦多死國人不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

漢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

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

自占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契丹使景延廣桑維翰

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契丹使景延廣桑維翰

使仍奉表稱臣請契丹道隸我則可和朝延等曰契丹

和意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延等曰契丹

不戰矣北集覽漢兒何得附錄作漢兒爭得一不常屈於

七月唐兵拔鐔州楚王希範殺其弟希杲

八千餘人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技還伏兵謀殺之死者

延洪範撫信之民尤苦之集覽時閩主王建州延平鎮五

州政延平為鐔州今楚王希範殺其弟希杲

月朔日食晉加馮玉同平章事和疑罷加平章

事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

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談一號稱

勿用可也何必棄之奉朝請不預政事乃唐以李建勳馮延巳同平章事

中主高越士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言多樹黨水部郎中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與機密

亂初馬暉在靈州留拓跋彥超於州下故諸部不敢為寇

從劾逐其刺史王繼勳而代之晉定州指揮使孫簡叛降契丹

唐泉州牙將留

夏四月晉靈州党項作

六月晉復以馮暉

契丹寇定州晉遣

兵禦之

唐遣陳覺使福州

秋七月河決

西入萃縣廣四十
朝音城北流
集覽
朝劉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主晉

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戌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
還太原畜技多犯法劉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
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承福部久者位亞承福
帥所部先二歸契丹疾知部不密表吐谷渾反覆請
遷於太原乃腹心遣使發其部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請
福等入地太原主遣使發其部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請
之合四居太原吐谷渾中是以謀殺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
房州韜素與彦超有隙發其事趨馮玉使殺之李崧曰
如彦超不自安乃救免侯皆若其法
唐攻福州

克其外郭唐陳竟自福州還官爵流房州
唐主以竟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大破之唐主遣王
崇文勳之會兵攻福州克之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引兵過旱海固守第二城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以符之軍中大懼暉以略求和於彦超

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勇知我飢渴陽詩
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勇知我飢渴陽詩
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防以待
我必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卒黃旗大軍合勢擊之
破之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大敗明日暉入靈州
福卒黃旗暉引兵赴之彦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

彦澤敗契丹於定州北○晉以楚王希範為諸
道兵馬元帥
玩為獻求晉主好奢靡娶以珍
冬十月

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
附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延發輕騎襲之已為內
應契丹主巴歸牙帳遠阻水不能救也密與趙延壽
及延祚先此可取馮玉李崧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臣願
羸莫乘此是李守守貞數將兵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
甲兵動以清沙漠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厚待之臣願
威戮力使守貞副之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厚待之臣願
相而所欲使守貞副之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厚待之臣願
方不若止任守貞副之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厚待之臣願
往平點虜先收瀛莫安也從十月復幽燕平塞此有能
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及饋錢萬緡燕平塞此有能
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錢萬緡燕平塞此有能

唐主以竟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大破之唐主遣王
崇文勳之會兵攻福州克之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引兵過旱海固守第二城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以符之軍中大懼暉以略求和於彦超

王以詐遂與大衆不足責矣李崧為相而信趙延壽劉延祚
之度情為不輕率集覽牙帳注見唐玄宗開元八年唐明宗
天以取敗亡矣集覽照謂桀點也桀點注開元八年唐明宗

吳越遣兵救福州

福州唐主命留從效將兵會攻

元越三弘佐召諸將皆曰道險遠難救元帥曾不水丘昭
吳越以爲當救弘佐曰諸軍但樂飽食安坐邪遣統軍使張

者糧賜福安用是募兵久無應者雲集弘佐命糾之曰軍使
昭悅掌應半明日募兵應募者雲集弘佐命糾之曰軍使

以益將士祿賜其弟弘意謀委弘佐命糾之曰軍使

商賈不流入鄰國一也弘意謀委弘佐命糾之曰軍使

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鑄錢而盜鑄况於他國則
也弘易之乃止集覽姓也昭券水丘復十一月晉師至

瀛州與契丹戰不利而還集覽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

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使公至瀛州

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謀翰先已

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

吳越兵至福州敗死威等引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

兵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王建封助

留從效王建封助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

士皆解體集覽見漢高帝十一年契丹大舉入寇

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

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

廣契丹主大舉入寇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具而

等乃復恒州以度滄州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

為持久之計遂不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

今大軍去恒州尺煙火相望若多火以三股木置水中積

勇營而入表裏合勢勇契丹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

晉民皆驚其面曰奉救下殺密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
棄車驚潰其面曰奉救下殺密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
幸發守宮禁者得軍數百人赴陽以備又奔衝大軍危在道
悉獲自是朝廷與軍前事晉主兩方不相通使告急請益兵
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兩方不相通使告急請益兵
胡氏執政言載維翰請見言事晉主兩方不相通使告急請益兵
有南遺恨以史載維翰請見言事晉主兩方不相通使告急請益兵
關蓋與夷北征共事此可維翰請見言事晉主兩方不相通使告急請益兵
主欲自將北征共事此可維翰請見言事晉主兩方不相通使告急請益兵
二州景延鋒成河陽道公帥諸軍繼之於高周符下請以步卒
矣威許軍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獨甚得入恒州則無憂
請以威許軍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獨甚得入恒州則無憂
救威而不遣一騎不助之許彥筠俱進清戰獨甚得入恒州則無憂
困急而者不救此必助之許彥筠俱進清戰獨甚得入恒州則無憂
莫有退者至暮戰不助之許彥筠俱進清戰獨甚得入恒州則無憂
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威遠以兵以新營軍中食及士眾感其言
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遠以兵以新營軍中食及士眾感其言
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遠以兵以新營軍中食及士眾感其言
降者當以汝為之曰趙延壽威遠以兵以新營軍中食及士眾感其言
署諸將駭愕聽命軍士定出陳於外軍士皆出降以表為

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
釋甲軍士皆勤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眾中揚言主上
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其實皆戲之
壽衣緒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節度使至是遣通事
耳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節度使至是遣通事
是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節度使至是遣通事
下指而嘆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璘人所拒之使王周亦出
歐崇美至易州誘說其眾皆降璘不為所制遂為崇美所
殺契丹主屢攻易州誘說其眾皆降璘不為所制遂為崇美所
張礪言於契丹孫方簡為大遼已得度使至是遣通事
國服為之猶將失北人及左近習苟下政令年相宜用人
不以服為之猶將失北人及左近習苟下政令年相宜用人
以從遣張六澤皇南遇初不將相契丹主通事傳住先入
監杜威之降也親曰吾位不累日矣諸將與張彥澤先入
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位不累日矣諸將與張彥澤先入
抗然而死對氏曰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與張彥澤先入
師行不杜威于坐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張彥澤先入
起殺杜威于坐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張彥澤先入
豈不稟然哉既人免讖之為得通鑑則不能其義也
豈不稟然哉既人免讖之為得通鑑則不能其義也
其相去遠矣尚論取子可晉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不能其義也
度白馬津晉主召李安焉玉李彥韜入禁中事欲詔

知遠發兵入援明日自攜劍驅自封立門斬關而城中大
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自封立門斬關而城中大
延廣而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氏稱孫景
男廣重貴禍至神感運盡天仁公與太后及妻氏自稱孫景
面縛待罪遣男廷照廷寶奉命出迎太后及妻氏自稱孫景
受左氏妾傳住兒入宣契丹主欲與計事主脫黃袍服素衫拜
勸桑維去維翰至吾大澤欲與計事主脫黃袍服素衫拜
以晉主命召維翰至吾大澤欲與計事主脫黃袍服素衫拜
吏於馬前揖維翰赴維翰死之何也
當國今日亡反維翰死之何也
王僑責李出是也據以一時尚不能爾子治孫善守而本原古之
始者不必由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於此
對者新勝以正契丹豈敬瑭劉知遠皆起於此
克有立則之知契丹豈敬瑭劉知遠皆起於此
摩射虎與之共守犬羊終見陷國必致之罪矣
雞無當國之可預通情款而不為其身謀亦於罪人之中復
取怒契丹固可預通情款而不為其身謀亦於罪人之中復
澤之坐見維翰在與晉而求夫年技無以謂有功於契丹
澤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空彥澤無以謂有功於契丹
澤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空彥澤無以謂有功於契丹

慎殺其叔父及弟中書者笑李彥澤素與閣門使高勳不
協殺其叔父及弟中書者笑李彥澤素與閣門使高勳不
濟而壽謹來不若死彥澤下昔年之懼也
人李壽謹來不若死彥澤下昔年之懼也
壽今此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
安至今此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
遷晉主於澤封府頃刻不
金珠自隨彥澤曰物不
彥澤自隨彥澤曰物不
主表彥澤皆先示澤於李然後敢發兵守晉主悉歸之亦分以
此非帝物也示澤於李然後敢發兵守晉主悉歸之亦分以
亦不住馬也示澤於李然後敢發兵守晉主悉歸之亦分以
之有美玉也示澤於李然後敢發兵守晉主悉歸之亦分以
主云其自經以契丹使人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加頓白契丹
冊降契丹主死以陽城之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加頓白契丹
主詔曰孫勿憂使從珂有職飯之笑而釋之契丹主賜晉
手詔曰孫勿憂使從珂有職飯之笑而釋之契丹主賜晉
真詔曰孫勿憂使從珂有職飯之笑而釋之契丹主賜晉
先帝所為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街非受降也
許又詔於郊外契丹主乃止有司欲使晉主街非受降也
趣河陽捕景延廣所為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街非受降也
致兩主失歡皆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在召高伏地
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在召高伏地

死乃集覽曰嶮然自奮嶮音渠勿反奮猶言起也勃然與
者以謂之刺字其文止曰某郡姓名而已有爵者并與
已無刺字也後世又恐致差失乃以紙書姓名表之
請殺太尉人李壽此所投刺上之文也李壽上疏請殺
橫磨劍安在事在天福八年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七



